

■图片故事

前一阵子尔冬升导演的电影《我是路人甲》在各大影院火爆上映，描述了“横漂”群众演员的“追梦”故事。这也让我想起了我在北影厂门口的“路人甲”经历。

我当“北漂”已经十余年了，做些糊口的小本买卖。闲暇之余总爱读书看报写文章，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招聘演员的信息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把自己包装一番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去应聘，总幻想着一旦自己被哪个导演看中了，命运将会从此改变。因为，当演员拍电视那可是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愿望。

2008年6月，我的小店暂停营业，闲暇之余，我就独自一人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等戏。早就听说那个曾经拍摄过《士兵突击》、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以及后来的《我的父亲是板凳》的农民工王宝强，就是这样在北影门口苦苦等待，夜晚没地儿睡，就像猴子一样睡在北影门口的树杈上，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遇见伯乐成了大明星。于是，许多怀揣梦想、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慕名而来守候在这里，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“王宝强”。因此，北影门口的那几棵树的树皮，早已被这些“追梦人”倚靠摩擦得油光锃亮，闪闪发光。而我，也加入了这个等戏的队伍中。

一旦遇到一个导演或者戏头儿拿个本子来招人，我们就一窝蜂似地一拥而上，把他团团包围，一张张奇形怪状的面孔在他面前晃动着，耳边也传来争先恐后的喊声：“嘿！导演，你看我行吗？”“导演，您看我脑袋长！”……



一张旧电影票探秘

□罗仁基 文/图

最近，我在整理父亲旧物时，发现一张“大华电影院入场券”。

起初，我没有在意，把它放到一边，可回头再看，却觉得很有意思。首先，我想知道这张电影票是谁用过的，因为大华电影院就在我家过去居住过的地方，家人都在那里看过电影。我的好奇很快就找到了答案，因为父亲在票上写上了年代。

从票面的价格和样式来看，和父亲手写的那个年代的消费水平相和，是一张旧票。而电影票后面也有父亲的备注，是当年大家熟悉的电影《秘密图纸》。由于这部电影我也看过，所以开始



我曾是个路人甲

□张亮亮 文/图

各色人等拿着自己的演员简历，亮出自己的长相特长让导演看，把那个“招聘者”弄得天花乱坠，晕头转向。在这些人群中，真是嗑瓜子嗑出臭虫——啥仁（人）都有。有个人脑袋又尖又长，还拍了不少戏，我从心底里佩服这人人生得真绝；另外一个刚二十出头，就一脸络腮长髯，特点就是胡子长；还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一身黑色长衫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一头乌黑的长发披肩，一看便是演古装侠客的范儿。

一次，有个女的手里拿个本子招演员，声称说要20名年轻男性，每人每天四十元，管饭，但要去承德避暑山庄演和尚，必须理光头，理个头另加三十元。人常说为艺术献身，我现在想当演员拍电视，理个头对我来说简直是区区小事，不但免费而且还给三十元。于是我上避暑山庄当了一天和尚。那一天，我挣了七十元。

又有一次，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要上“北普陀影视城”演一个抗战题材作品的督军，拿着枪刚跑出来就被打死了。拍戏那天，我躺在土墙根装死，突然听到“咚”地一声巨响，那个放烟火的把事先安装的炸弹（会响，但伤不了人的一种演戏时专用的东西）弄响了，我以为墙被炸塌了，吓得我突然跳了起来又扑到另一边的麻袋上去。这一举动导致一个镜头穿帮了，只得重来。气得导演说，你刚才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啦？我尴尬地说：“对不起导演，我不知道有炸弹，让我再‘死’一次吧！”

旁边一个“先死”的“战友”，被我逗得虽然“死”在了地上，但脸背过镜头都还在笑呢！

岁月沧桑，人生坎坷，现实生活中，人就是这样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拍戏当演员，是件很好玩的事情，虽然拍摄的过程中有几分艰辛，但同时也充满着无穷的乐趣。

副刊【情怀】15

■家庭相册

幸福的姐妹仨

□姜淑敏 文/图



我出生在山区，家里有7个孩子，4个男孩，3个女孩，我是女孩中的老大。父母用勤劳的双手耕耘几亩田地供养我们，因孩子多，家境也比较困难，吃饭都是一个大问题，更别说照相了，这是没参加工作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，照相成为我们三姐妹最奢侈的一个梦想。

■青春岁月

常忆那片温暖的绿色

□魏益君 文/图



他健在，或早已作古，我并不知道，时光已流走了二十七个春秋，南北之遥，相隔百里，我也无从打听。然而，那一片温暖的绿色却常常飘进我的梦里。

1987年冬，我怀着对绿色军营的美好向往，报名参军。我所在的部队在大山深处，吃过午饭，班长给我们开班务会，我问班长，营房这么偏远，能收到信件吗。班长说，只要写清楚地址和部队代号，收信还是很及时的。正说着，就听外面传来一阵清脆的车铃铛，跟着是一个浑厚的喊声：“来信喽。”

班长说声散会，老兵们边叫着“李伯”，边抢着看报纸和信件。被老兵们称作“李伯”的邮递员看上去五十多岁，穿着一身邮政制服，头发已经花白。

几天后，我写了几篇关于军旅题材的散文，正想着该如何投走，就听到那熟悉的车铃铛了。我赶紧迎出去，说：“李伯，这是给报社投的稿子，我不知道该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把领取的第一个月工资交给父母后，口袋还有些剩余，心想一定帮妹妹实现照相的愿望。于是，在周末休息时，我骑车回家，动员两个妹妹赶紧梳妆打扮下，等会去县城照相。听完后，她俩手舞足蹈地就开始忙活了，翻箱倒柜，把过年才穿的新衣服拿出来，又是洗头，又是把平常不舍得用的雪花膏往脸上搽了又搽，生怕影响照相的效果。经过一番精心打扮，我们成了漂亮的三朵金花，一路怀着喜悦的心情兴高采烈地去县城，于是就有了我们姐妹仨珍贵的第一张合影。照完相，饿得肠肚咕咕噜噜直叫，在旁边的饭馆我们又美美地吃了一顿，虽是简单饭食，但直到现在，还能感觉到记忆中的唇齿留香。

如今30年过去了，这张照片一直伴着远嫁他乡的我们身边，成为我们好姐妹成长的见证，也记录了我们美好的青春时光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，就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甜蜜无私、幸福浓浓的姐妹情。

不该贴邮票。”李伯仍是笑呵呵地说：“反正你是义务兵，盖上部队的三角章就能发。”

一个月后,天气突变,几日阴雨连绵.好容易天放晴了,路上却泥泞湿滑。已经两天没有听到那清脆的车铃铃声了，我正想着路不好走李伯是不会上来的，就听一声喊:“小魏,你的汇款单!”听着,我赶紧跑出门。李伯正背着邮包走过来，鞋子和裤腿上满是泥点子。我和战友都问:“这么难走的路您还来?”李伯高兴地说:“再难走我也得来,小魏来稿费了,这可是喜事啊!”

几天后，我请假来到镇上的邮局取稿费，顺便寄走一篇稿子。当我取出稿费，将信封递过去时，营业员说这不是信件，需要贴邮票。我愕然：以前不都是这样寄走的吗？难道是李伯……当我再见到李伯问他帮我投稿是不是都买了邮票。李伯笑笑说：“看着你这么出息，我就高兴，不就是两毛钱吗，没啥！再说你又不是天天都寄。”

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年关。腊月二十九这天，天空突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。我想，这么大的雪李伯是不会来了。中午时分，李伯浑厚的声音还是响起来：“来信喽！”外面，李伯披了一身雪花，好像摔了跤，走路有点跛脚。李伯仍是笑呵呵地说：“过年了，家书抵万金啊，不能让你们失望。”

送李伯下山时，望着李伯的身影像一朵绿色云彩渐渐飘远，我们心里一热，大喊一声：“李伯——”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片温柔的绿色常常飘进我的梦里，让人怀想，使人眷恋，给人温暖！